# 起源與流長－中國神話思想之黃帝傳說

洪珊慧

南亞技術學院　通識教育中心

## 摘要

互古以來，黃帝一直被稱為中華民族的共同始祖。歷來環繞「黃帝」周圍的一些問題爭議及理論難題，主要在於討論黃帝究竟是人主抑或天神的觀點。黃帝身份的認定，不但會影響對古史記載的看法，亦會導致對傳說詮釋的改變。因此，本文擬從「黃帝的始祖特性」、「黃帝與軒轅氏之關係」、「黃帝與炎帝、蚩尤之戰的代表意義」等各層面作討論分析，以黃帝相關的重要神話傳說作基礎，從原始材料及近人的研究論點加以分析討論，期能還原黃帝一個最為貼近且合理的真實面貌。

關鍵字：中國神話、黃帝、軒轅氏、炎帝、傳說

聯絡作者：洪珊慧

E-mail: shhung@nanya.edu.tw

電話：（03）4361070 分機 7404

傳真：（03）4380076

## 壹、前言

互古以來，中華民族常說自己是「黃帝的子孫」，黃帝因此也一直被稱為中華民族的共同始祖，關於這位「祖先」，史書裡記載了不少關於他的傳說，近人對於他的研究亦多。有關黃帝問題的爭議，主要在於討論黃帝究竟是人主抑或天神的觀點上。黃帝身份的認定，不但會影響對古史記載的新看法，亦會導致對傳說詮釋的重新改變。因此，本文擬從幾個重要的傳說議題，將原始材料及近人的研究論點加以分析討論，期能還原黃帝一個最貼近且合理的真實面貌。

## 貳、黃帝的始祖特性

《大戴禮・五帝德》裡所載的五帝是黃帝、顓頊、帝嚳、堯、舜。《史記・五帝本紀》所載亦同。另外，《左傳》昭公十七年所載之五帝則為黃帝、炎帝、共工、太皞、少皞。又《禮記・月令》以太昊、神農、黃帝、少昊、顓頊為五帝。依近人之研究，此是依空間性而排列，並非依時間先後性的秩序排列。所謂的五帝之說，應與五行說大有關係。黃帝雖常被列於五帝之首，但黃帝之名卻晚至戰國時代才出現。目前能確定最早出現的黃帝之名應是＜陳侯因齊鐘＞（齊威王時之物），次則是鄒衍的「五德終始說」，兩者的年代相當或後者稍晚，均是戰國時代的產物[1]。黃帝之所以常被置於五帝之首，除了與五方神話是中央帝有關外，黃帝傳說的種種事蹟裏亦有做為始帝始祖的徵象。現從原始材料來探討黃帝的始祖特性。

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國語・魯語》[2]).

黃帝定百物之名。 (《雲笈七籤》卷一百，引〈軒轅本紀〉[3])

百物經由黃帝命名之後，始有適當的正式名稱。可見在此之前百物並無名稱，或者雖有名稱，卻雜亂不一。由此可見，黃帝為一始祖之能力證明。又《史記・五帝本紀》記載著：

黃帝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4]

---

1 參見顧頡剛，《古史辨》(台北：藍燈文化，1987.11）第七冊上編之考證，頁 189-191。
2 《國語》(台北：里仁，1970)，卷四魯語。
3 《雲笈七籤》卷一百，引〈軒轅本紀〉，台灣：商務印書館，頁 1013。
4 見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台北：洪氏，1986)，頁 24。

這裏言明黃帝還是幼孺時，即能自然開口說話，這事不僅奇異，更富有始祖的象徵意味。蓋語言是人類認知外在世界的主要工具，自古以來，人們多以為聖人或神人的感官構造與常人不同，他們的知覺比一般人更為敏銳，能看到、聽到、感覺到與常人迥然不同的外在世界，而黃帝自然而然地擁有語言的能力，可見他能掌握與宇宙事物溝通的能力。西方基督教裡有語言是宇宙的始元之說，黃帝的「弱而能言」，或許亦可藉此來印證其始帝始祖的能力。再如《史記・五帝本紀》記載：

> （黃帝）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動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5]

其中「旁羅日月星辰」之句令人費解。司馬貞的《索隱》及張守節的《正義》解「旁羅」二字時皆取「遍布」、「廣布」之意，但就整句解釋時卻只能避重就輕地說成「帝德旁羅日月星辰」、「天不異災」。按百穀草木、鳥獸蟲蛾、日月星辰、土石金玉、心力耳目、水火材物皆是物，是為名詞；時播、淳化、旁羅、水波、勞動、節用等詞皆是事，屬於動詞。「旁羅日月星辰」或許指的是「廣布日月星辰」，和宇宙創始生成有關。《淮南子・說林訓》亦提及：「黃帝生陰陽」[6]，黃帝既為陰陽的創生者，可見他足以稱為宇宙的始元。宇宙初始，本有混沌之說，《左傳》：「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渾敦。[7]」而關於黃帝與渾沌的關係，袁珂先生有段精闢的見解：

> 古神話必以帝鴻即此「渾敦無面目」之怪獸也。帝鴻者何？左傳文公十八年杜預注：「帝鴻，黃帝也。」《莊子・應帝王》：「中央之帝為渾沌。」正與黃帝在「五方帝」中為中央天帝符，以知此經帝江即帝鴻亦即黃帝也。[8]

所以，黃帝是生陰陽的渾敦，也就是始元之神。從上所述，皆明白顯示了黃帝為始祖或始元神的特性。因此，前人敘到五帝時，多將黃帝置於五帝之首。

那麼，對於黃帝，甚或其他古帝的認定，該採何種角度？傳統說法多以黃帝為古部落之首領或為一歷史人物（人主），其依據的論點以先秦諸子百家俱言黃帝的古史記載為證。《古史辨》派學者則以為黃帝即上帝，屬於上帝神話的一部分。

---

5 同上，頁 26。

6 《淮南子》卷十七，說林訓，頁 739-778。

7 《春秋左傳注》「文公十八年」（中華書局，1993），頁 368。

8 此乃袁珂在《山海經校注》中對於「有神焉，其狀如黃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渾敦無面目，是識歌舞，實為帝江也。」一段的注解，詳見《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1982），頁 56。

楊寬先生認為：

> 「黃帝」實出「皇帝」之變字。……「黃」、「皇」古本通用，如《國語・晉語》「苗棼皇」《左傳宣公十七年》作「苗賁黃」，而《說苑・善說篇》作「釁蚤黃」，是其例證。……古「皇帝」本指上帝，……東西民族之上帝本有專名，及春秋戰國之世，既皆一變而為人世之古帝，上帝無專名以稱之，於是泛稱為皇帝，後乃字變而作「黃帝」，亦轉演而為人間之古帝矣。[9]

袁珂亦以為，「黃帝」古書常寫作「皇帝」，即「皇天上帝」的意思，「皇」是「帝」的形容詞，形容「帝」的光輝偉大。此說與楊寬之論同。若再基於前面所推論的黃帝種種始祖特性，放入史料裏的傳說脈落來看，以黃帝為天神，似乎更能符合其傳說中的黃帝形象。所以古稱「黃帝四面」[10]，也是神話範疇所能接受的形象描繪。

## 參、黃帝與軒轅氏之關係

《史記・五帝本紀》有云：「黃帝，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11]」而《太平御覽》引《釋名》曰：「黃帝造車，故號軒轅。[12]」由史料看來，黃帝與軒轅氏似為一人，「軒轅」一詞當與圓的象徵有關[13]。而且《山海經・海外西經》又說：「軒轅之國……人面蛇身，尾交首上。」首尾相交，明顯地正是一個圓形。《史記・天官書》又載：「軒轅黃龍體。」可見軒轅不僅與圓形象徵有關，亦和龍蛇有關。而黃帝與龍蛇的關係，早有學者論及。森安太郎以《史記・封禪書》載有齊人公孫卿說黃帝乘龍仙去的故事，從故事內容包括了黃帝、龍和仙去（長壽），推論由於龍為永生不滅的動物，因此黃帝的長壽或成仙之說也許是從龍而來的。[14]又，楊儒賓亦曾引唐蘭對「螾」之釋字得出代表黃帝之龍形圖像及坎貝爾（Campbell）對「捲蛇」的解釋來說明象徵黃帝的龍形是圓形的，也就是「卷龍」的造形。[15]

因此，我們可以說黃帝與軒轅氏是一體的，由「軒轅」含具圓形象徵及黃帝與龍蛇的密切關係看來，很明顯的，黃帝實具圓形象徵。至此，亦更能肯定黃帝

---

9 同注 1，頁 196。
10 《太平御覽》卷七九引《尸子》（中華書局影印，1960），頁 369。
11 《史記》，同注 4，頁 24。
12 《太平御覽》引〈釋名〉，同註 10。
13 參見楊儒賓，〈道家的原始樂園思想〉一文對「軒轅」一詞的討論，頁 15。
14 森安太郎，《黃帝的傳說》（台北：時報，1988），頁 189。
15 參見楊儒賓，同注 13，頁 16。

為一天神、上帝的說法之圓融切合了。

# 肆、黃帝與炎帝、蚩尤之戰的代表意義

## 一、黃帝與炎帝之戰

黃帝傳說最著者，莫若與炎帝的阪泉之戰及與蚩尤的涿鹿之戰。先就黃帝與炎帝之戰來談。《大戴禮・五帝德》記載：

> 黃帝，少典之子也，曰軒轅。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豹虎以與赤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而得行其志。[16]

這裏的赤帝就是炎帝。再看《史記・五帝本紀》所載：

> 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蓺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17]

考察這段文字，不難發現兩個疑點。一是神農氏與炎帝似乎並非一人，否則怎可能「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而神農氏弗能征」，之後又載云：「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之句。關於此一疑點，學者多有討論，或曰神農與炎帝並非一人；或曰句中「炎帝」實為「蚩尤」之誤；或曰炎帝末世為蚩尤所滅，而蚩尤襲用炎帝之號，所謂黃帝與炎帝之戰實是黃帝與蚩尤之戰[18]。令筆者感到興趣的是，由「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這段文字看來，似乎透露著神農氏先衰，而後黃帝合理化地接收政權之訊息，何況這段記載末後又提到：「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這其中是否有政治鬥爭，雖不得而知，但黃帝接收天下的「合理化」確有釜鑿痕跡。這令人聯想起森安太郎的假設，他說：

> 黃帝戰勝炎帝之說見於各記載中……此是田氏（齊）為了對姜姓齊表示優

[16] 《禮記集說》之《大戴禮・五帝德》（叢書集成續編）
[17] 《史記》，同注 4，頁 24。
[18] 可參考《古史辨》卷七上冊，頁 201-204 之討論。

> 越，而作成的黃帝戰勝炎帝的傳說。……姜姓齊的始祖是炎帝。然而田氏（陳氏）自陳奔齊，其子孫攻取姜姓齊，最後取而代之。……因為田氏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也認為對姜姓齊有加以一擊的必要，由於這種思想的要求而做成了田氏高祖黃帝戰勝姜姓齊的始祖炎帝之傳說。[19]

森安太郎的推論頗有道理，我們可採信視之為黃帝戰勝炎帝的背後代表意義。

## 二、黃帝與蚩尤之戰

黃帝的另一個重要傳說就是與蚩尤的涿鹿之戰。這一神話與傳說的記載，開始於戰國初年，流傳演變，直至唐宋時代不絕。而近人對其討論亦多。袁珂在《古神話選釋》中指出：「它（按：指黃帝與蚩尤之戰）基本上反應了原始社會部族與部族之間的戰爭。從神話的角度看，黃帝與蚩尤，是天神；而從傳說的角度看，他們也是兩大部族的首領。」袁珂對此二種角度均做了解釋，總的來說，「黃帝與蚩尤戰爭的神話，是突出地表現了蚩尤的勇猛剽悍與黃帝的謀略機智。這一場戰爭是智與力的比較，最後智慧終於戰勝強力。[20]」

另有學者的主張僅從傳說來看，不帶任何神話色彩，如錢穆的《黃帝》，該書論述黃帝伐蚩尤，指出時神農氏的後代漸衰，蚩尤代起，兼併了部分姜姓部族。自己也稱炎帝，想做共主。炎帝求助於黃帝，黃帝先征服了部分歸附蚩尤的姜姓部族，在「阪泉之野」經過三次大戰才獲得勝利。繼而對付蚩尤，經過了多次戰爭，最後一次決戰在涿鹿。錢穆先生以為，黃帝驅使猛獸作戰是有可能的，到王莽時還有類似的情形。或者他教的熊、羆、虎、豹並非真正的野獸，古人往往用猛獸的名字稱呼家畜（尤其是馬），表示雄健。游牧部族驅使牛馬上戰場是很有可能的[21]。錢穆先生對神話色彩描述的黃帝，均化為理性的解釋，其論述雖稱合理，但就史料所載黃帝教熊羆貔豹貙虎作戰之事來看，不如直接以神話的角度切入釋文，直接就史籍上的文字供作思考。更何況，黃帝與蚩尤之戰，雙方皆借助自然神的力量較力對抗，兩方的戰爭工具主為水火，其背後所表示的神話意義不能不加以考慮。

楊寬、童書業、顧頡剛等人即是由神話角度入手。楊寬先生以為，黃帝之戰蚩尤，乃皇帝（上帝）戰蚩尤（惡神）神話的演變。而阪泉之戰與涿鹿之戰，兩

---

19 森安太郎，《黃帝的傳說》，頁 184-185。

20 袁珂，《古神話選釋》（台北：長安，1984），頁 139。

21 錢穆，《黃帝》（台北：東大，1987），頁 8-10。

者為一事之分化。證以地點相同，及沈括《夢溪筆談》所云蚩尤血在阪泉之下。[22]劉起釪亦以為二者為同一事。除上證之外，又以《逸周書・史記解》稱蚩尤曰阪泉氏為別證。[23]其實，不管黃帝、炎帝之戰與黃帝、蚩尤之戰二者是否實為一事，重要的是，應探究黃帝與蚩尤之戰背後的代表意義。楊寬先生以為黃帝之戰蚩尤即上帝伐惡神之神話演變，此說站在黃帝為一「天神上帝」的身分而發，堪稱合理。只是，蚩尤除了史載的惡神形象外，尚可細究。葉舒憲指出蚩尤與西方、金、刑殺的聯繫，他說：

> 蚩尤為西方神，他同黃帝的爭戰實為水平宇宙模式二元對立的反映。……《管子・地數》還說到蚩尤用金做兵器之事……。蚩尤又似兼有獵神與戰神的身分。《通典・禮・天子諸侯將出征類宜造禡並祭所過山川》注云：「田獵但祭蚩尤。」……蚩尤還是五刑的首創者……《尚書・呂刑》云：「……蚩尤惟始作亂……惟作五虐之刑曰法。」[24]

葉先生的說法是不錯的。我們仔細觀察蚩尤具體的形象：

> 蚩尤銅頭啖石，飛空走險。(《山海經・大荒北經》吳任臣注引《廣成子傳》)

> 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石子，造立兵杖、刀、戟、大弩。　(《太平御覽》卷七九引《龍魚河圖》)

由蚩尤的「銅頭鐵額」、「食沙石」的描述來看，蚩尤為一冶煉神的形象顯然可見，何況又有「造立兵杖、刀、戟、大弩」的敘述，可見蚩尤與兵器的關係密切。而古老經典《尚書・呂刑》有載：「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25]」已將蚩尤牽涉到制刑。蓋古人對於刑的觀念包含「刑」(刑法)和「兵」(軍事)，所以，直至《漢書・刑法志》，班固還提到「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鋸」云云。因此，後來蚩尤變成兵神、戰神，天宿的蚩尤星主殺伐之意，漢高祖劉邦曾在起兵時拜祭蚩尤（事見《史記・封禪書》）由此可觀蚩尤兵神、戰神的地位。

若將蚩尤形象定位在冶煉神及兵神上，則黃帝與蚩尤之戰是否意味著鐵石礦物注定要為人所用？蚩尤代表的正是原始的鐵石礦物，而黃帝戰勝蚩尤的這則神

---

22　同注 1，頁 205。
23　參見《古史續辨》，頁 124。
24　《中國神話哲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頁 90。
25　屈萬里，《尚書今註今譯》(台灣：商務，1969)，頁 176。

話傳說，其背後的代表意義正傳達著從此鐵石礦物進入文明過程，是為人所征服塑造的。

由以上的討論可知，關於黃帝的傳說，由不同的觀點切入探討，會得出令人意外的結果。近來研究神話的說法輩出，在史料、考古資料及理論架構逐漸完備的情況下，將有助於進一步解析中國傳統的傳說與神話。

## 伍、參考文獻：

1. 王孝廉，《中國的神話世界》，台北：時報，1987 年。

2. 白川靜著，王孝廉譯，《中國神話》，台北：長安，1991 年。

3. 曲辰，《軒轅黃帝史蹟之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年。

4.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1982。

5. 袁珂，《古神話選釋》，台北：長安，1984 年。

6. 袁珂，《中國神話史》，台北：時報，1991 年。

7. 袁珂，《中國神話通論》，成都：巴蜀書社，1993 年。

8. 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台北：里仁，1999 年。

9. 森安太郎著，王孝廉譯，《黃帝的傳說》，台北：時報，1988 年。

10. 楊寬，《古史辨》第七冊上，上海：古籍，1988 年。

11. 楊儒賓，〈論道家的原始樂園思想〉，中國神話與傳說學術研討會，台北：漢學中心，1995。

12. 錢穆，《黃帝》，台北：東大，1987 年。

13. 葉舒憲，《中國神話哲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年。

14. 劉起釪，《古史續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年。

15. 顧頡剛，《古史辨》，台北：藍燈文化，1987 年。